

特色崇明

编者按:子鱼,学名鲚、子鲚,因形状有如凤凰的尾巴,也被称为凤尾鱼。在长江禁捕前,子鱼是崇明人餐桌上的一道传统美食。

子鱼汛里话子鱼

题目中的“子鱼汛”,或许有新生代不甚了了。崇明方言里的“汛”,谓密集鱼虾定期出现在一定区域,如面鱼汛、白虾汛等。子鱼属洄游性鱼类,平时栖息于近海浅水,每年立夏至小暑二个月中,集群游来长江口产卵,形成子鱼汛。

渔港附近的三沙洪菜场人声嘈杂,内中多有三五成群的市区朋友,子鱼汛里当然是冲着子鱼来的。“子鱼刚上市,价钱大来些。”有人提醒。“阿拉勿缺钞票。”他们回答,“能吃到正宗的崇明子鱼捂心。”还有的自驾轿车到崇明,全然不计油钱加过桥费价本大,候在岸边等渔船进港,买到了嘻嘻哈哈上车:“总算买到了,过三天再来。”“自家吃吃,送送亲友,大家煞煞馋头。”可见崇明子鱼是何等的吃香? 引南北东西客趋之若鶩隔洋过海来!

子鱼,学名鲚、子鲚,扬名遐迩的崇明特产,因形状有如凤凰的尾巴,所以美称凤尾鱼。明朝万历《崇明县志·物产》中,就已有了“鲚”的记载,说明四百多年前的崇明先人,业已有子鱼享用了。

崇明的子鱼在全国是出了名的,《辞海》谓“属名贵经济鱼类。”被列入

了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物资源名录。其特征为大嘴巴,扁体型,尾部延长,银白色,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钙、磷、铁,以及利于儿童智力发育的锌、硒等微量元素。

子鱼有多种烹饪法,均是脍炙人口的美味。

红烧子鱼皮鲜肉鲜子鱼香,是三岛城乡千家万户的传统佳肴。

提起油炸子鱼,真叫人馋唾水直咽。当年多数人家可想而知,因用油太多奢侈了,食油又是定量供应月人均才几两,只能眼相相。时过境迁步入小康社会,不差钱了,开油锅小事一桩。油炸的子鱼色香味俱佳,连鱼骨头也酥脆可口,审老酒最是称心快意。因为特别好吃,大人小孩都当了最美零食,时不时攬一条塞在嘴里,一歇息再攬一条。一次油炸了放在保鲜盒里,原准备拔拔长吃二天,哪知未到开夜饭就已盒底朝天!

城乡人家逢时过节、喜庆宴席,往往往一盘五香子鱼,皮脆肉嫩骨酥味鲜,一条入口,今世难忘。长期以来畅销全国,远销海外,声名大扬。

俗话“黄瓜烧子鱼一搭对一搭”,

本意谓人以群分,其实确有这道荤素搭配菜。

拣好了的子鱼,每三五条尾巴搭在一起,鱼身粘连成扇子面,摊在锅里里煸好备用。黄瓜片煸炒至转色,倒进子鱼,加水、调料烧熟出锅。子鱼、黄瓜虽然各成搭,荤素鲜味却已相互渗透,真叫荤中有素,素中有荤,别有风味!

子鱼味美,但过了两个月的子鱼汛就没有了。祖上传下来的办法,趁着正汛里货色充足价钱便宜,多买了些晒干。

旧时乃至时下,常见把子鱼摊在竹篮里,高挂在长竹头顶端,再或穿在线上吊在高处,意在防止苍蝇污染。晒干了囤起来,是鲜货不加盐晒的,不失鲜美原味。想吃时,拿几条或清蒸或潜蛋,都是上得了台盘的稀货,又鲜又香又有点韧皱皱,食后齿颊留香,回味无穷。

在下可称子鱼的老吃客了,早在儿童时代,宅上有“挑鲜”人家,子鱼汛里去江边渔船上批货,次日凌晨挑到二条竖河、蟠龙镇卖。近水楼台先得月,夜里得知挑鲜回来了,拎起小篮拉着娘亲去称一斤,这应是最新鲜的子

心香一束

六月

□ 朱颖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的六月艳阳在孩子们的百感交集中如约而至,虽然漫长闲适的暑假在望、但是在劫难逃的期末考试在即。然而这两样都不会磨蚀对六一的憧憬和希冀。上个月起,妈妈就会从上海市区或者崇明南门的正品商场里选购童装样式,当然,咨询上海知青的穿衣建议会是一个更便捷的途径,甚至不乏干脆委托知青们代购的本土父母。于是,不少孩子在节日当天的一齐撞衫就成了父母审美趣味相同的最佳证明。

九十年代农场的学校老师多为市区知青,通过一年难得数次的返程机会,把市区学校里正当流行的舞蹈、歌曲、甚至游戏经过整整一天的水路泊船、陆路公交,最后声情并茂地传递到孩子们天真而艳羨的期盼里。节日当天,无论是代购还是量体裁衣的定制,孩子们都会花枝招展地盛装出席一场与夏日万物同样蓬勃热烈的演出。学校操场和礼堂里的欢快童声恰似落凡的天籁悦耳赏心。小皮鞋踏出轻快响脆的节奏,小裙边转出活脱起伏的韵律,小头饰晃出欢愉喜悦的节拍。一番良辰美景教人不倦不感叹“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呵!

六一过后,即是芒种。王维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几乎是为崇明的芒种度身定制的佳句。稻田中日及之处都夏水汪汪、波光粼粼,秧苗在垄头边等待着辛勤的双手。而翩然展翅的白鹭几乎是岛上的原住民,一出动便会成群结队地立于田间,优雅地翻找吃食,与插秧的村民农户相安无事,甚至其乐融融。而此时的桑柳樟榆也深秀正当时,黄鹂和布谷婉转清亮的鸣叫透过茂叶荫盖传入耳中,禅意深邃。

此时的蚕宝宝正在化蛹成蛾,所以采桑叶的任务已经告别,但还是会习惯性地途经桑树林,发现桑果正盛,随手从枝上择下深紫泛黑的桑葚塞入口中,舌尖立马被浆果喷薄而出的甘甜汁液所征服,顾不得东唇和西舌围着深紫色素的附着被疑为怪诞,一定要吃到饱嗝才算过瘾。心满意足地穿林而归,才发觉“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的知了声已然是整个夏日的背景乐了。

转眼端午,崇明对于赛龙舟的热忱并没有内陆那样兴盛,也许是四面

环水且通江达海的地理位置曾让岛民们对潮涌蔓延的凶险心有余悸,因而就更向往一片安居乐业的净土,享受着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的平原四季风俗。弄潮江海,日日颠簸的捕鱼挑战成了无法忘却也不愿重蹈的纪念。所以,端午象征意义更浓的粽子成了主角。

崇明的粽子就食材和外观而言与整个江南一带并无二致,甚至口味也大同小异。然而,整个包粽子的过程最能引发孩子们兴趣的大致就是挑芦叶环节了。崇明的芦苇叶在百姓生活几乎不可或缺:春来做圆子的底托,夏季成为粽子的包叶,秋日芦花开时,就把芦穗扎成崭新的扫帚,冬天韧性十足的芦秆被手巧的匠人做成芦苇席子或者帘子,真可谓贯穿四时。

挑芦叶首先要小心夜蛾和草螟的虫卵隐蔽在叶子背面,因而须细心择选,其次有虫眼的叶片有伤颜值,也要坚决剔除,最后只有健康、翠绿、坚韧且成熟舒展的叶片才能入选粽子的外衣。期间孩子还会央求着父亲做一个灵巧的芦笛,像模像样地奋力吹出些小调,或者用尚未绽开的叶片与芦苇茎共同编织成一个惟妙惟肖的螳螂,再从草丛里抓一只真身来比对,出奇的玩法数不胜数。

这个彻夜蝉鸣、梅雨不断的六月终于熬到了夏至,龙虾将军和蜻蜓军队满沟打洞的模式也就此开启了。闷热黏潮的正午是睡不着午觉的,既然连树头的知了也烦躁难耐,不如相互捉弄下。于是,一干孩子提着网兜开始了捕蝉的营生。这餐风宿露、“居高声自远”的夏日活物乍看愣头愣脑、嘶声颂暑得心无旁骛,但飞逃起来绝不含糊,某些被网兜错过的知了,还会在逃脱之时喷向捕猎者一脸尿液以泄私愤。大多不幸被捕的小家伙就默不作声地任凭摆布,脆弱、通透的薄翅在阳光下微微泛青,“薄如蝉翼”在这里是无需形容解释,只需指触眼观的词汇。

六月就是这样,在儿童节的舞台上由于差点忘词而一身冷汗,在肉粽的馅儿盆里偷吃一口结果发现生米尚未煮成熟饭,在父亲节前夕,祈祷憨厚的爸爸能在下次与妈妈的争执中占上风,直到长大后才明白那是场因为爱和宽容而永远不会胜出的口角。



《夏至·半院留径》(油画) 陈健

用力过猛

□ 北风

你的前面,比如有一只水钹子,一只实际上是空的水钹子,当你提起它时,要是你心里以为那是一只盛满了水的钹子,一定会在握住它的手柄的一刻就做好了有些分量的准备,可是真的用力往上一提,水钹子会被夸张地拎得高高的,而且那个速度也特别得快。这样的情况,要是换成空洞的木桶、空洞的热水瓶,甚至就是一只空洞的水杯,只要你原本误以为那是装满了的,也一定同样会使动劲地举起来,结果却是毫无意义。

生活中这样一种误判,许多年以前就已经被人注意到并且借题发挥。人家的心得,是说凡是一件事情,只要你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到进行时就会变得格外“轻而易举”。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样的事例,更是在告诉人们,凡做一件事情,都需要科学地衡量事情的

难易程度,然后再确定所使劲儿的大小,其中需要预防一种用力过猛的倾向。回想我们自己,如果你也曾经用力地举起过一只原本以为装满了水事实上却是空空如也的水钹子,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搞错了,就是没有必要用那个力。这种感觉,其实就是知道自己上了一个小小的当了。而像这样的用力过猛,要是水钹子、热水瓶之类置放在一个十分狭小的空间,那么又完全有可能撞上什么,会造成小小的惊吓乃至小小的损害。

盲目地预判而用力过猛,要是我们再去考察或总结人们的工作,以及学习、生活、锻炼等等,或许还会有更多的心得,会有更多的检讨。



2024年6月26日

笔走心缘

望东道

□ 施敏

“立马望东道,白云满梁园。”每每读到韦应物《送李十四山东游》中的这句诗,就会想起一个人,一个一天到晚把“望东道”挂在嘴边的儿时玩伴勺子。

但是,他口中念念有词的“望东道”不是诗中的意境,而是一句地道崇明话相近的读音。

崇明方言是吴语最北部古老而富有韵味的语言,与上海话有着极大的差别,想要猜“望东道”的意思,恐怕给他一百次机会,也不会和“打赌”的意思联系在一起。

勺子姓邵,摇头晃脑地像个勺子,绰号就这样不胫而走。他读书不勤快,“望东道”的花样经却不少,有时比谁力气大,有时比谁跑得快,有时候甚至比饭量大小。

“望东道哇!”勺子在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理屈词穷时,会冷不丁怼出这么一句。

“望啊——”对方勿买账,“望”字读音,拖得长,似乎握有胜券。

勺子说完“望东道”,好像已经不关心结果了,转身离开,再也没有下文了。

放学铃声一响,乡村学生像一团麻雀一样哗啦散开,勾肩搭背、追跑嬉闹着回家。

“你们几个,没有一个比我跑得快。”“又吹牛!”同伴不屑。

“望东道哇!”勺子擤了擤鼻涕。

结果,一阵野跑,他被他甩出了两条田埂,他远远落在了后面,踉踉而行,显得狼狈和落寞。

勺子和别人打赌,几乎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乐此不疲。那些看似无聊的事情,也给我们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期末考试快要到了,勺子开始神秘兮兮地在同学间撺掇。

“这次数学考试的题目你们晓得哇?”“你怎么晓得?”

“昨天,校工去油印试卷,我偷偷跟在后面,他把一张印坏的考卷揉成团随手一丢,没想就滚到我脚下。打开一看,哎哟喂,里面竟然是这次考试的题目。”

“咯么最后一道考什么?”

“我是勿好说的,要是说了,不就是作弊吗!”勺子狡黠地笑了笑

“那谁知道你看到了考卷,不说是吹牛!”

“望东道哇!”勺子又一次使出了杀手锏。

大家嗤之以鼻,都知道学校的油印室四周的玻璃都刷上了油漆,平时大门紧锁,旁人根本没有进出的可能。

数学卷发下来了,勺子灯笼高挂,考卷上最后一道题目一片空白,还有一个大大的红叉子。他的“望东道”又一次成为泡影。

一天中午,我们在学校外面闲逛,走过围墙转角理发店时,勺子突然冒出了一句,“有谁敢去剃光头吗?”

我们半开玩笑半赌气,“你敢吗!”只认为他又是逞口头之快,根本没当回事,其实也是露怯。这时,勺子眼睛里闪着亮光。

上课铃响起,勺子锃亮的光头瞬间照亮了教室,惊呆了同学和老师。于是,光头勺子成了学校的“名人”,他这次“望东道”终于取得了“胜利”,这让他得意了很长的时间。

勺子光头的故事流传了很久,这让他有了更多的谈资。但那实在是一件无聊至极的事情。他是一个热爱做无用之事的人,想通过和别人打赌而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有时没有观众,也一样激动人心。

“望东道”和赌博不一样,只是争强好胜的心性,基本无害。现在回想,勺子“望东道”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孤独,他几乎没有要好的朋友,学习差强人意,难免还空虚,做点跟升官、发财、成名没关系的事,至少可以带来一点满足感。

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勺子,我倒还是很想听到从他口中说出的“望东道”这句浑然天成的家乡方言。